



窮理致知

有限度的妥協：獵首風俗與吳鳳事件

● 黃煥堯*

晚近因「賽德克巴萊」電影的熱映與大受好評，台灣原住民在傳統社會中的馘首（即出草或獵頭）行為也再度引起各方的討論及注意。其實，獵頭的風俗在日治時代以前的原住民社會是有著十分深厚的傳統的，甚至將其形容為背景複雜、成因多元也不為過。而從過去台灣原住民獵首的活動所產生的最具知名度的事件，不啻就是吳鳳的事蹟。

台灣本地民國五零、六零年代（俗稱五、六年級生）以前出生的人，大概都曾在國小課本中讀過吳鳳的故事，其主旨即在敘述：吳鳳通番人語言，是在原住民區與番人作生意的商人（當時此種人叫通事），他因為不忍心看到漢族同胞經常為原住民的獵頭風俗所侵害，於是想方設法要消除番族在這方面的惡俗。剛開始他力勸番人使用舊有的人頭來抵充各方面（如祭祀等）的需要，而不要再進行新的殺戮活動。番人因吳鳳平時對待他們不錯，起先也答應他的要求，但等到幾十年過去，舊的人頭用完了，番人又再度蠢蠢欲動，認為非藉出草以取得新的首級已不足應付風俗上的迫切需求，吳鳳看到事情至此已無轉圜餘地，於是決定犧牲自己，與番人約定某月某日某時在某地會有一穿紅衣、戴紅帽、騎白馬的人出現，可以把這個人視為出草對象，取其首級。番人按照約定的時地前去，果然看見這樣一個人，於是就殺了他，可是等到要將他頭顱取下時，才發現此人竟然是吳鳳，這些番人痛悔不已但已無法挽回。而且他們回部落後，部落又發生瘟疫，折損不少人命，番人本就迷信，因此也自認為殺吳鳳是觸

*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怒神明遭天譴的事，於是一方面為吳鳳的偉大情操所感動，二方面又迫於疫病的壓力，番人立誓從此取消出草獵頭的風俗，吳鳳也因而成為殺生成仁、捨身取義的台灣民族英雄。

這一故事甚至到後來還成為歷來統治台灣的政權，用以教化台灣民眾的歷史教材，從日本殖民政府到戰後國民政府皆無二致，都是用吳鳳的故事來暗示本地百姓：台灣由草昧野蠻走向文明先進，是在當政者的治理下所產生的作用和效果。其實改寫歷史以配合政治或教化上的需要，在許多時代的統治者身上都出現過，只不過手法上有細膩與粗糙的差別而已。吳鳳的故事之所以近年已逐漸從學校的教材中消失，其一是它有扭曲、歧視原住民風俗的嫌疑，其二是有些內容泡製痕跡過於明顯，十分容易為人看穿。這故事主要的一項主軸即是人頭運用的爭議，實際上只要對台灣原住民相關的歷史或人類學資料稍有接觸，就足以了解，出草獵首對台灣原住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活動，無論是基於何種原因出草，都必須取得當下、新獵得的首級才算有效，根本就沒有拿舊有人頭來充數的事，否則大家只要到墳場中去找屍體就好了，何必還大費周章出草殺戮？這是當初改寫吳鳳故事的人不了解原住民歷史和風俗所暴露出來的一個最大罩門，從而也讓人看出其用意為某種政治意識型態服務的初衷，由現代民主社會的觀點來看，實則不足為訓。

另由現存的資料來做觀察，吳鳳事件合理的推論大致為：吳鳳確有其人、也確實擔任番漢交易間的通事，這點從清乾隆間某些地契上還列有此人姓名可以得知。不過因為吳鳳當通事所進行的生意規模不小，他底下又聘用了一批助理（當時稱為番割或社棍，以彼時移墾社會的邊緣人為主）來幫忙。這批人因良莠不齊、素質不佳，有些經常會有欺壓番人、侵害其利益的舉動，一旦番人忍無可忍，就可能訴諸出草殺人（復仇也是出草的主要動機之一）的手段以資報復。但卻因出草時誤殺吳鳳，其後部落又發生瘟疫，因此當地的番人害怕吳鳳的惡靈繼續作祟為害部落，為平息其怒氣，番人於是在吳鳳被殺處理石立下重誓，從此不在此地出草獵頭，也就是說不在此區出草而到他處獵頭。而綜觀有清一代直迄日治初期，有關番人的出草的治安事件記錄仍所在多有，原住民的獵首風俗從未消失，由此點可進一步對照出早期故事版本的不實之處，而本段的推論應是較接近於事實者。